

微小說

奔兒頭和板凳

津子圍

夕阳西下的公园里，散步的老庞看到了小学同学板凳，肯定没错，无论岁月如何磨砺，他还是认出了眉梢儿有疤的板凳，那个曾经总欺负他的家伙，如今却因为一场脑血栓，变得行动迟缓，像拖着菜筐的老大爷，完全失去了早年的威风。

小时候，板凳总是仗着自己身强体壮，每次在游戏中都死死地拿捏他，尤其是撞拐，记乙中老庞好像几乎没赢过。撞拐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游戏，在地上画一个圈儿，对战双方用右手把自己的左脚或者用左手把自己的右脚提起来，金鸡独立。双方在蹦跳中追逐相撞，出圈儿或站立不稳双腿着地就输了。有一次，老庞被板凳狠狠地撞倒在地上，手掌支撑地面时擦出了口子，鲜血渗出。委屈的泪水在老庞眼里打转儿，板凳则在一旁鄙视地看着他，说：奔儿头，奔儿头，下雨不愁，你也就这熊样儿！奔儿头被刺激了，他偷偷在本子上写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然而，命运似乎开了一个玩笑，40

多年后他们才见面，而曾经的强者和弱者的位置似乎颠倒了。老庞走到板凳身后，突然喊了一句：板凳！板凳回过头来，打量着老庞，说：你谁呀？怎么知道我的外号？老庞咯咯地笑着说：我是小时候的奔儿头呀！扒了皮我能认出你骨头。板凳眼睛一亮，说：扒了皮，我更能认出你骨头。老庞说：小时候撞拐的事儿我还记着呢，一直想找你复仇。板凳的眼神里瞬间有些黯淡，叹了口气说：乘人之危，是吧？知道你小子憋着坏呢。奔儿头没松口儿，盯着板凳的眼睛，挑衅地问：咋样？没种了吧？板凳也紧盯着奔儿头，目光并没有妥协，相持了一会儿，板凳说：别看你后来出息了，可输谁，我也不能输你！

那好啊，奔儿头说：三盘两胜，规矩照旧！

板凳先是犹豫了一下，可脑血栓后遗症并不影响撞拐，用灵活的一条腿站立，不灵活的另一条腿进攻，似乎相得益彰。可当奔儿头提起脚金鸡独立时，他的斗志被激发出来，两人开始在圈儿

里蹦跳，寻找最佳进攻机会。突然，板凳来了一个假动作，猝不及防地向奔儿头冲击，奔儿头来一个急转弯，巧妙地避开了板凳的冲撞，接着展开反击，等板凳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失去平衡，双脚着地。接下来，板凳屡战屡败，他提出五盘三胜，可无论如何还是赢不了奔儿头。奔儿头对喘着粗气的板凳说，怎么样？今非昔比了吧。板凳不服气地说：你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

就这样，奔儿头和板凳只要在公园里一见面，他们就开始撞拐，遇到刮风下雨天，他们见不到对方还觉得心里少了什么。板凳每次输了，都心有不甘，他涨红了脸，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准备下一次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板凳的能力一点点恢复，由开始的完败到偶尔扳回一局，对于他来说，扳回的那一局足以令他偷偷啜泣。奔儿头和板凳的游戏吸引了公园里锻炼身体的其他老人，渐渐有人加入进来。人数多了，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对阵双方排成两列，画一条“楚河汉

界”，相对对撞，落脚或过线者为胜。这个游戏很快就流行起来，老人们都沉浸在这种简单的快乐中，公园里变得热闹非常，充满了欢声笑语。

那天黄昏，夕阳的余晖给公园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奔儿头和板凳又开始了新一局的撞拐。板凳的眼神里不再是之前的愤怒和不甘，而是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他们在圈儿里蹦跳着，互相躲闪、撞击……3:2，板凳终于赢了奔儿头，板凳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一刻，他仿佛找回了曾经的自己。

回家路上，板凳觉得自己双腿充满了力量，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陷入沉思。他想，哪天得找奔儿头喝两杯，好好聊聊，聊聊往事，聊聊人生。

一连几天下雨。雨晴那天，板凳期盼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看到初秋的夕阳把奔儿头的影子拉成了修竹。隔着大老远，板凳大声喊：奔儿头，有种的来呀！

其实板凳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

浑河 读你

(组诗)

韩兴伟

一滴水，从滚马岭滚落

一滴水，
从清原滚马岭
滚落
就开始了游历生活
抵达三岔河
巧遇太子河
被大辽河统统编入麾下
面对奔跑的河流
你无法用平静的心面对
研究河流
你不能不研究
它的故土，
出走，彷徨，与奔赴
不能不研究
男人和女人
以及草木和鸟兽
还有被流水冲刷掉的
仿佛压根没有发生过的
——声音和足迹
越研究
越觉得无法理解
一滴水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人
对于他的负重前行
我更是一无所知

每一条河，都是一部史书

英额河，东洲河，蒲河
每一条支流
都是兄弟，或者姊妹
前呼后拥
传承家族的基本与荣光
每一条河
都是一部史书
汇编成
一部辽河文明史
辽河文明
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起
构成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百川最终归海
支脉纵横的河水
仿佛流经我周身每一根血管

桥梁，拥有共同的族谱

章党桥，高坎桥，胜利桥
我曾一路数过去
那么多站在河上的桥
就那么一直站着
没有一座站累了，躺下来休息
每一座桥
都有自己的名字
都拥有共同的族谱

水库，人间绿肺

大伙房，棋盘山，上英
水库，是水的新家
也是水的一个个故乡
蓄水，防洪，饮水，灌溉
巨大心脏
吞吐汹涌
焦躁和悲喜
成为蓝天下，大地上
平静的那部分
和众多湿地一样
——成为绿肺
替人间呼吸

灯火可亲的时光

姜楠

汪曾祺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样的场景，大抵便是北方冬日里最质朴的幸福。当寒假与春节相遇，恰似冬日里的暖阳，悄然洒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日子变得趣味盎然。

北方的春节，总是带着一种古朴而庄重的仪式感。腊月的风，带着一丝凛冽，却也吹不散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扫尘、贴春联、挂灯笼，每一项习俗都承载着对新年的祈愿。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提到北方的年货，那琳琅满目的糖果、点心，还有那一串串红彤形的冰糖葫芦，都是北方春节独有的味道。它们不仅滋养了味蕾，更温暖了人心。

除夕夜，是北方春节的高潮。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年夜饭。北方的年夜饭，讲究的是团圆与丰盛。饺子是必不可少的，那一个个胖乎乎的饺子，包裹着满满的馅料，也包裹着对新年的美好期许。汪曾祺曾写道：“家人团聚，吃一顿饺子，胜过千金。”饺子下锅，热气腾腾，伴随着窗外的鞭炮声，新年的钟声也渐渐敲响。那一刻，岁月静好，人间烟火，尽在眼前。

大年初一的清晨，北方的天空总

是格外澄澈。阳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人们早早起来，换上新衣，互相拜年。邻里之间，见面便是一句“过年好”，那简单的问候里，满是温暖与情谊。孩子们穿着新衣，穿梭在大街小巷，手里拿着糖葫芦，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那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是北方春节独有的风景。

春节期间，北方的集市总是热闹非凡。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年货。有糖炒栗子的香甜，有烤红薯的软糯，还有那一串串红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中国人对吃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春节，便是这种热爱的极致展现。人们穿梭在集市上，挑选着心仪的年货，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那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节日的尊重。

北方的春节，还有一种独特的雅致。老舍曾说：“北京的冬天，是个宝地。”北方的冬天，虽寒冷，却也清朗。春节期间

间，人们会去庙会，那里有古色古香的建筑，有热闹非凡的表演，还有各种传统手工艺品。这回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耍了，他们有的围着糖画摊前，看着艺人用糖汁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生肖图案；有的在剪纸摊前驻足，欣赏着那一张张精美的剪纸作品，这些传统技艺，传承着北方的民俗文化，增添了节日的雅趣。

寒假与春节，是北方冬日里最温暖的时光。它没有南方的热闹喧嚣，却有着一种质朴的宁静与庄重。北方的春节，是家的团圆，是邻里的和睦，是岁月的沉淀。它像一首悠长的古诗，平仄仄仄间，藏着生活的智慧与温情。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在寒假与春节重叠的这段时间里，不妨放慢脚步，去体会岁月的温柔，这样一段“无用”的时光，让我们尽情感受家的温暖吧。



喜上枝头，舞进宋画的气韵中

汪鹏

蛇年春晚《喜上枝头》一舞，恍若宋人笔下花鸟跃然眼前。舞者衣袂翩跹，似梅枝横斜；身姿婉转，若喜鹊翻飞。令人不禁遥想宋画《十全报喜图》中十只喜鹊顾盼生姿的妙境。舞台光影流转，坠入宋代花鸟画的独特意境中，宋人的生命美学已然融入今人的审美血脉，在千后的舞台上重现绽放。

它们或俯首啄食，或振翅欲飞，或交颈私语，或引吭高歌，南宋画家林椿的《十全报喜图》中十只喜鹊，无不形神兼备，跃然纸上。宋代艺术家追求的不只是形似，更是透过形似传达出生命神韵。画家善于在尺幅之间营造无限天地，一鸟一虫皆有意。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米芾说“书画当观韵”。宋人花鸟画中的意境，正是这种韵的体现，人仿佛置身其中，与花鸟同呼吸。宋代文人通过艺术创作，追求一种超越形似的“韵”，这种“韵”正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体现。

画家讲究“笔精墨妙”，以笔墨传神。宋画花鸟，更重笔墨。《十全报喜图》中，喜鹊羽毛的潇洒勾勒，梅枝的苍劲有力，竹叶的潇洒飘逸，体现出宋人对笔墨的精妙运用。这种笔墨之美，正如黄庭坚所言：“书画以韵为主。”宋人花鸟画中的笔墨，正是这种韵的载体，是画家们的独特诠释。

宋代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深邃，其审美情趣之高雅，堪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座高峰。他们的审美情趣融入了哲学思考、生活智慧与人格修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气质。

命力之强。千年之后，这份独特的美学依然能够打动人心。这或许就是宋人花鸟画的魅力所在：它不仅是画家们对自然的观察与描绘，更是他们对生命的礼赞。今人观宋画，不仅是在欣赏一幅精美的画作，更是在感受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对自然、对生活的细腻的爱。

确实，宋代花鸟画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达到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其技法之精湛、意境之深远，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画家注重写生，强调“形神兼备”，通过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将花鸟的形态、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无论是黄筌的“富贵”风格，还是徐熙的“野逸”风格，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

花鸟画的审美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强调“意境”的营造，追求“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画家通过描绘梅花的傲雪凌霜，表达坚韧不拔的人格追求；通过竹子的挺拔虚心，寄托高洁的志向。这种将自然景物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审美情趣，展现了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高度。

正如苏轼所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人追求“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这种观念使得宋代花鸟画不仅注重形似，更强调意境的营造。

“平淡天真”是宋人崇尚的生活美学，追求一种自然、朴素、宁静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品位与情趣，无论是品茶、赏花、观画，还是吟诗、作画、抚琴，都体现出一种高雅的生活态度。人们常在庭院中种植梅、兰、竹、菊，以寄托自己的志趣；或在书房中悬挂花鸟画，以陶冶性情。这种将艺术融入生活的审美情趣，展现了宋人精神世界的从容与优雅。

花鸟画的审美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强调“意境”的营造，追求“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画家通过描绘梅花的傲雪凌霜，表达坚韧不拔的人格追求；通过竹子的挺拔虚心，寄托高洁的志向。这种将自然景物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审美情趣，展现了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从容与优雅。

从一花一鸟中窥见宇宙的奥秘，从细微处见宏大，艺术家通过细微局部的描绘，表现出无限的时空。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正是“韵”与“神”的完美结合。今天，通过现代的舞蹈艺术来诠释这种古典美，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审美对话。

博物馆奇妙年

刘江虹

已经连续两年春节了，我站在辽宁省博物馆的门前，望着蜿蜒的长队，满怀期待。队伍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稚气未脱的孩童，还有许多身着汉服的年轻人，都在寒风中耐心等候。很多人手拿着博物馆推出的“玉猪龙文创雪糕”，这支以红山文化玉猪龙为原型的雪糕，已然成为春节火爆的文创单品，不仅造型活灵活现，更是承载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

展厅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述说着几千年前的故事。今年最吸引我的是，特别展出的8000年前的蛇形陶罐，女孩轻声细语地向男友讲述着红山文化的历史。不远处，几个小学生围在辽代壁画前，用平板电脑扫描着AR导览信息，不时发出惊叹。博物馆里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文物“活”了起来。我体验了“数字文物修复”互动项目，亲手“修复”文物的过程让人倍感新奇。这些创新举措，打破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隔阂，让文化传承变得更加有趣。博物馆不再是冰冷的文物仓，而成为跨越时空的古今奇妙连接站。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更渴望寻找精神的根脉，而博物馆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域。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开启“博物馆过大年”活动。辽宁省博物馆春节期间接待观众11.6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0%。国家文物局初步统计，2025年春节期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264.87万人次，日均接待观众超1000万人次。这些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与认同。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而是可感可触的鲜活存在。

春节期间，我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许多外国游客，他们驻足于《簪花仕女图》前，被唐代仕女的优雅风姿深深吸引。这种跨文化的对话，正是文博热的另一重意义。文博热的兴起，既是文化自信的彰显，也是时代精神的投射。在全球化浪潮中，人们愈加意识到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

当我站在博物馆里，与数千年前的文物对话时，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基因，确认自己的精神坐标。这种寻找与确认，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精神图景。文博热的持续升温，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它不仅仅是短暂的潮流，更是文化自觉的体现。

一位博物馆老馆长说过：“博物馆不仅是保存记忆的地方，更是创造未来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文博热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时代情怀的投射，它见证着一个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创新赓续。

灯会遐思

王景慧

元宵节前夕，我打卡大连市普兰店古莲湿地公园，观赏了新春花火游园灯会。但见气派的二龙戏珠灯在园门前璀璨绽放，灯笼秘境长廊如梦幻般展开，各式各样的国潮灯笼，或高挂在枝头，或漂浮在水面，从传统的宫廷灯到现代的创意灯，每一盏均蕴含匠心，以中国红为底色的各式花灯，汇聚成了流光溢彩的霓虹海。穿行其间，宛如置身一个光影编织的仙境。

这场灯会触发了人们的兴奋点。天刚擦黑，园内已是人头攒动，我随着行进的人群一路走着。我喜爱这温煦的灯火，它时时牵动我的遐思，拽我回到童年元宵节的灯影中。

小时候，大年初一盼的是吃，正月十五盼的是玩。盼十五不亚于盼过年。当时家乡有一句俗语：“正月十五老少欢，又有吃来又好玩。”什么最好玩？当然是元宵灯了。

那时的物质条件远不及今天，家中时常只点一盏煤油灯，灯芯是碎线头捻的，燃一段时间就得用针挑挑灯芯，灯才会重新亮一阵子。母亲还再吩咐我们，天不黑不能点灯。

那时候，闹元宵的元宵灯一般由我亲手制作。有时用萝卜，到自家菜窖选两个又圆又长的萝卜，清洗干净，切成几截，用小刀把萝卜的瓢剜掉一块，变成碗状，俗称“灯碗”，再撕一些破布条，捻成“灯芯”插入碗底，往碗内倒一点煤油或豆油，一盏萝卜灯就制成了。有时用黄泥，但这种泥灯一来渗油，二来易碎，端着走路得小心翼翼。记得一年元宵节，由于我只瞅泥灯不看路，一不留神，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手里的泥灯顺势摔出很远，眼瞅着心爱的泥灯摔成了一块黄泥巴，自是伤心至极，可是，再做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泥灯需要烤干才可用。因而，比起泥巴灯，我更喜欢做萝卜灯。

那时的元宵节，天刚黑，我的心便插上翅膀飞到街上等待了。只要街头出现第一盏灯，无数元宵灯便会跟进涌出，大多是萝卜灯，还有少量的莲花灯、飞机灯等，大街小巷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人刻意安排，大家自动汇成一条灯龙，从街头走到街尾。人群中最开心一族当然孩子了，小伙伴们用一根铁丝挑着灯笼，兴高采烈地游走在街头巷尾，那盏盏油灯，星星点点，犹如舞动的精灵，让大街小巷充满了灵性。我们三五成群，打着灯笼，端着泥灯，相互炫耀，比谁的灯美丽，谁的灯明亮，谁的灯气派。

稍大一点，每逢元宵节，我开始糊四角纸灯。用细铁丝扭成灯架，周围贴上纸皮，再发挥我的绘画天分，画上自己心爱的水彩画，还找来彩色的丝线做成灯穗。里边插上一支粗壮的红蜡烛，漂亮的纸灯笼便做成了。那年元宵节，这盏灯闪闪发光，映红了我童年欢乐的笑脸。

乙巳年莲城元宵节灯会在保留民族风格、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科技手段，可谓融“形、色、光、动、声”为一体，让古老的花灯艺术焕发出新的光芒。流连其中，我突然感到，那盏生肖蛇身盘旋的卡通花灯造型，一改往日蛇的神秘清冷形象，竟是那般的活泼可爱。